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二十六回 夢中夢翻舟驚惡兆 病中病支枕聽詩聲

卻說盛蓮仙打棚園回來，天已傍晚。便趁著晚涼天氣，把前兒做的蘇州感事詩抄了幾首。天已晚了，等上了燈，便一起抄齊了，打算明日親自送寶珠去看。心裡早七上八落的想個不了，等不到晚膳便想睡下做夢去。及至用了晚膳睡下了，卻因使了心勁便再也睡不著。暗暗埋怨了一會，又嗟歎了一會。聽外面打了三更還睡不穩，又輕輕祝著要媚香入夢來談一會兒。剛有點朦朧著，忽窗外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。那窗外的芭蕉和梧桐葉兒，早和炒豆兒似的沙沙喇喇的聒個不了。心裡著實淒楚，暗暗在枕上哭了會兒，也沒個人知道。他妻子冷氏還是前兒歸寧去了未來，他便一個兒冷落的了不得。足足挨到四更，才朦朧睡去。忽見他表姊顧媚香身邊的丫頭小春進來道：「爺怎麼大早睡了，咱們小姐找你呢。」蓮仙忙道：「怎麼你來了？你小姐在哪兒？」小春笑道：「這也好笑，怎麼連小姐的住處也忘了。」蓮仙想了想笑道：「哦！我糊塗了，是桃花塢。」小春抿嘴兒一笑道：「走。」蓮仙道：「外面下雨我帶個斗篷去。」小春笑道：「這大的日頭，怎麼說下雨。」蓮仙打四下一看，果然是絕好的晴天。左邊是山右邊是水，自己卻站在柳蔭樹下。上面還有幾個黃鶯兒啼著，天氣很暖的。便和小春手將手兒的走去。過了一座小橋，見一片大湖。那水綠的可愛，風吹著起了許多皺紋。對岸開了許多桃花，濃香馥鬱的膩人情致。小春笑指道：「那邊桃花影裡露出一角紅窗子的樓台，便是咱們家了。」蓮仙看果然有一角紅樓在桃花深處，不知不覺已到了樓下。見這樓三面擁著桃花，一面臨著湖。走廊下掛著一個鸚鵡，看是舊時媚香養的。那鸚鵡還認得蓮仙，喚了聲：「你來了麼。」仰面見樓窗呀的一聲開了，見媚香穿著一件白湖縐單衫兒，靠到樓欄上望下來。見是蓮仙，便向蓮仙招手兒，卻把手裡的絹帕失手落將下來。可巧罩在蓮仙臉上，蓮仙忙拾在手裡。聽媚香在樓上嗤的一笑，蓮仙不知怎麼一來，已在樓上了。見媚香出落得比先豐滿了許多。兩道彎彎的顰眉越覺可愛，穿著白衫兒，越顯的臉色和紅玉似的。因握著手兒道：「姊姊，這一向乾點什麼來？你叔叔可和你嘔氣？」媚香道：「我叔叔作故了，所以我著這個白衫兒。」蓮仙想一想，像果然聽人講的。因道：「說你揚州去了，可原來是人家哄我的。」媚香嫣然一笑道：「你敢是醉了還是做夢，這裡不是揚州是哪裡？」蓮仙道：「這裡是桃花塢嘛！」媚香笑指道：「你瞧那不是二十四橋麼，怎麼還故意的向我纏來。」蓮仙剛要說是，門簾影裡走進一個老婆子，捧著茶盤子進來。見蓮仙便道：「這位便是姑爺麼？」媚香紅了臉低了首兒。那老婆子便把茶送到蓮仙面前說：「姑爺用茶。」蓮仙倒不懂起來，再看媚香時卻原來不是媚香，便是他妻子冷素馨。蓮仙剛在疑惑，見冷素馨走過來，握他的手笑道：「怎麼不睡了，又站著出神。」蓮仙定睛看時，桌上點著一盞長頸燈台。四下靜悄悄的，聽牀上自鳴鐘鏽鏽的打了九下。卻不在別處，原在自己房裡，爐鴨內又燒著香。因暗暗回想剛才景象分明尚在目前，早難道是夢不成？因呆呆的向冷素馨道：「我可曾睡來？」見素馨顰眉一笑道：「你怎麼問我，敢是你還沒睡醒嗎？」蓮仙想了想，自覺好笑起來，便不言語，解衣就寢。

忽見媚香如舊日住在他家光景，說姑蘇有人來接了。媚香要回去了，兩人廝對著哭了一會。一會兒又說船泊在門口了，蓮仙送他落船，眼睜睜看他揚帆遠去。忽然起了一陣大風，遠遠見媚香的船翻了沉下水去。蓮仙吃驚不小，忙急聲呼救，不道自己也失腳落水。忽有人推他，睜眼見一頭兒睡著的便是媚香。因睡眼朦朧的攙過他的粉頸來道：「姐姐驚了麼？」只覺那人拍著自己叫醒，定睛看時原來仍是冷素馨。暗暗自慶道：「幸喜是夢，幸喜是夢。」剛說這兩句，忽耳邊一派的風濤洶湧聲。蓮仙叫聲：「啊嚇！」才真醒過來，卻是夢中之夢。早掙出一身冷汗心跳不止，側耳聽時哪裡是風濤聲，只窗外的雨攪著芭蕉梧桐聒的滿耳。桌上的燈光小如紅豆，隱隱的聽見打了五更，便再睡不著。回憶夢境忘了一半，只翻船呼救的事還記得明白，心裡著實不受用。再想那夢裡夢的情事件件都是前兒經過的，便把翻船也當個真事，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哭了一會，覺得帳縫裡鑽進風來尖% %的，身上打個寒噤，覺得頭很重的。伸手向額上一摸，早發的火燙的燒。安神一會，聽雨聲小了，紗窗上透著迷離曙色，簷聲還點點滴滴的滴個不了。再朦朧一會，聽中間那間裡有些聲音。蓮仙咳嗽了一聲，因問：「外面誰嚇？」聽應了聲：「是我呢。」是小丫頭珠兒的聲音。因道：「珠兒你來。」那珠兒見喚，他便開門進來。

蓮仙一手掀起帳子，見珠兒已梳好了，雙丫的小圓頭，極發斬齊，眉目如畫。穿著一件湖色小羅衫兒，單著四鑲的元色夾紗背心。蓮仙看了又想起小春來，便半晌不語。珠兒因道：「爺怎麼大早醒了？」蓮仙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珠兒道：「才八下鐘呢。」蓮仙因回頭看牀桌上的鐘已指在九下，再細聽時卻原來早停了擺了。因向珠兒道：「我書案上有一封書子，用鎮紙壓著的。你拿去喊文兒送越國公府去。回來再去冷府上接奶奶家來，說我病了。」珠兒因問：「爺怎麼又不適意來，可請個大夫瞧瞧。」蓮仙道：「這個不消。過一會兒去請你爺來替我打個方子，還是他知道我的病原。」珠兒答應著，又站了一會，見蓮仙歎口氣朝裡牀睡了。便放下帳子，把桌上那一點殘燈吹熄了。向書案上拿了書子出來，把門簾子放下了，逕出院到中門口來。

見小廝文兒剛在廳上，拿瓦灰帕子擦蓮仙的馬鞍轡上的銅器。珠兒便在中門口喚了聲，文兒聽見忙過來問：「什麼事。」珠兒便把蓮仙的話吩咐了，又將這書子與他。文兒看了看便揣在懷裡，一口答應著。見珠兒進去了，便忙去穿上雨靴，拿了把洋網傘子，逕往學士街秦府裡來。向號房裡投下，那號房裡人道：「摺在這裡便了。」文兒陪笑道：「費爺們心，就送進去。回來領回書呢。」那號房裡人道：「這個你不該投在這裡，咱們府裡規矩，投在外號房裡的文件，要到晚間才呈進去。既你是要緊文書，該投到宅門口號房裡去。」文兒便要還書子，拿到內號房來。並說是要緊文書，煩便呈進去。那內號房裡人，查了查號簿說：「三爺是前兒往葉府裡去沒回，書子便送進去，回書呢咱們府裡派人送來便了。」文兒沒奈何只得回去，回了蓮仙。

原來寶珠因軟玉、蕊珠回去了久許不來，便打初四那日望他們去，直至初七傍晚才回。見府裡冷清清的，心裡詫異。到二廳上落轎，便喊總管張壽來問道：「今兒七夕是花二小姐生日，怎麼府裡沒一點兒舉動？」張壽回道：「喜封打早間便發出來了。說因花小姐的病又加重了些，所以太太沒興，便不教開賀。禮物卻送來了好些，只收了這裡葉太太的和姑蘇顧府上的兩封。」寶珠點首，心裡早自亂了。忙忙的到南正院柳夫人處講了幾句話，便到園裡惜紅軒來。一進門便問：「姊姊怎麼了？」婉香卻坐起，在牀裡擺了張湘竹小桌兒，鋪著許多箋紙，不知在那裡看什麼。寶珠問他，也沒聽見。寶珠見他坐起看書，知道沒什麼大事，便放下了心。因走近來道：「說姊姊病了，怎還不將息兒。看這個什麼？」婉香見問，笑道：「你瞧好詩呢！」寶珠拈過一張來，看是一張玉版如意箋，寫著：「客冬之蘇紀游詩，象請察正。」下面一排兒寫道：

近水生波遠水平，吳山旋繞越山行。

中間著個孤帆影，唱出竹枝三兩聲。

角聲淡淡月生稜，來往船多水不冰。

行過橋灣不知處，兩三燈火指嘉興。

寶珠才看了這兩首，早跌足贊歎道：「這詩真選聲，字，一字一珠的了。姐姐你没看仔細麼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果然是好，我愛這詩。你婉婉的讀給我聽，還比服藥好呢。」寶珠便慢聲吟下道：

曲水紆山四百程，○艖如鯉尾而行。

夜深就枕各無語，船底但聞呼吸聲。

因道：「這小火輪真寫得入神了。」又吟道：

荒雞啼煞月無光，林影山陰亂入艖。

三兩牌樓四五塔，榜人都說到平望。

寶珠因道：「這詩景寫的人畫。只不知平望是什麼地處？」婉香道：「平望在嘉興過去，和不測相近，往姑蘇去，是定要打這

裡過的，那地處牌樓最多，那寶塔多四五個一叢，沿岸多是的。他這首便說得細到，畫也不過這個樣兒。那起二句還畫不出來。你合著眼睛細想想，便似身入其境的樣兒。」又道：「你不許打叉，給我一順兒念下去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有好的句子，不由得我不贊。」因又吟道：

平蕪一片遠連天，斗大孤城起晚煙。
一樣江南好山水，如何到此便纏綿。

婉香聽著道：「哎嚇！這人心細極了。」寶珠忙問：「怎樣？」婉香道：「他這首詩，是望見吳江的城子做的。浙江的越山到了杭州，雖然明秀的很，終究帶些嶮強氣。一到吳江便是江蘇地界，那山便綿軟了。這不是尋常人道得出的。」寶珠歎服，又吟道：「五十三橋天下無，寶珠道：「這句不解。」又吟道：江南人物最姑蘇。寶珠拍手笑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我早這樣講。」又吟道：

郎心若比吳江水，斷不分流入太湖。

寶珠道：「嚇！這個有意思，有意思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你懂得什麼，他那五十三橋是指寶帶橋的。那橋長的很，共有五十三個橋門子。郎心兩句，是本楊鐵崖姑蘇竹枝詞『生憎寶帶橋邊水，半入吳江半太湖』兩句。他卻更翻進一層，藉以自況的。」寶珠極口贊賞。又吟道：

姑蘇城外舊荒邱，今日荒邱盡畫樓。
莫把滄桑驚一度，女兒生小不知愁。

婉香道：「這是指現在的青陽地了。」又聽寶珠吟道：

塢裡桃花冷夕陽，蕭疏楊柳斷人腸。
生憎訪到天台路，沒個人人飯阮郎。

婉香聽了道：「嚇！這是指桃花塢的，怎麼有這樣句子。且慢，我問你這人姓什麼，叫什麼號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讀了半天，還沒有知道是誰的詩。那箋尾光景總有的寫著。」婉香便向桌上找著那最末一張，見寫著「惜紅生盛蓮仙呈草。」婉香道：「嚇！原來是他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卻不認得這人，敢是由姑蘇寄來的麼？」不知婉香怎說，分入下文。正是：

舊恨未消留幻夢，好詩索解到深閨。